

#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 ESG 表现

陈凤霞,姜 宾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6)

[摘要]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审计署央企审计活动,对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没有发生变化。机制检验发现,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升企业ESG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来提升其ESG表现。同时,在污染行业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较差企业和成熟期企业中,政府审计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政府审计;国有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公司治理;高质量发展;内部控制;企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4)03-0024-10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就是要推动经济社会的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与质量直接关系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与成效。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在坚持为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对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给予了重要关注,这使得ESG在资本市场中备受投资者青睐。ESG理念所强调的关注绿色转型发展、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能力建设,也正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相契合。正因如此,许多企业将ESG理念的贯彻实施看作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进阶之路。其中,中央企业的ESG发展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中央企业上市公司ESG蓝皮书(2021)》显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正不断在绿色创新驱动、贯彻“双碳”目标和助力脱贫攻坚等方面持续创造社会价值,提升企业整体ESG发展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央企业力量。在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企业ESG活动的开展将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ESG理念的落实也成为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客观要求。

现有研究中,学者主要将研究视角落在了研究ESG表现的影响效果上,发现企业ESG表现对公司财务状况提升<sup>[1]</sup>、公司价值创造<sup>[2]</sup>和企业风险控制<sup>[3]</sup>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而已有文献对ESG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财务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内容。如有研究认为,企业党组织治理会对企业ESG表现具有积极影响<sup>[4]</sup>,共同机构持股能够发挥其治理效应来提升企业ESG表现<sup>[5]</sup>。还有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积极主动地开展ESG行为来改善其财务绩效不佳的状况<sup>[6]</sup>。除此之外,相关研究也考虑了外部环境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社会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关注会促进企业ESG实践活动的开展<sup>[7]</sup>。此外,政府部门也是推动企业ESG表现的重要外部力量。税制绿色化改革<sup>[8]</sup>、政府采购<sup>[9]</sup>和地方政府环境压力<sup>[10]</sup>等因素都会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

[收稿日期]2023-12-04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JYE398)

[作者简介]陈凤霞(1976—),女,辽宁沈阳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审计,邮箱:949668511@qq.com;姜宾(1998—),男,山东济宁人,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审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的审计工作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审计凭借其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免疫功能”有效地维护着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秩序,成为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有利支撑。相关学者也围绕政府审计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做了许多研究。这些研究按照性质可以分为止损与增益两个方面:政府审计一方面对抑制过度金融化<sup>[11]</sup>、削减公款消费<sup>[12]</sup>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在促进国有企业绿色创新<sup>[13]</sup>、承担社会责任<sup>[14]</sup>和完善内部控制<sup>[15]</sup>、提升公司治理效率<sup>[16]</sup>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审计是否影响了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ESG 表现?如果是,两者间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更进一步地,这种影响会不会因企业自身特质而产生异质性结果?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政府审计影响国有企业 ESG 实践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将政府审计活动数据与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基于 2010—2021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效应、作用机理以及异质性表现。

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是:第一,从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企业 ESG 角度讨论政府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往研究多以企业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或是全要素生产率等单一视角来研究政府审计所发挥的监督效果,但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三个方面是紧密连接、相互支持的,本研究立足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多元视角,可丰富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内容。第二,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进一步拓展对企业 ESG 影响因素的探究范围。尽管当前学术界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力已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但在如何有效提升企业 ESG 表现的关键影响因素方面尚存不足之处。为此,本研究聚焦于政府审计活动对企业 ESG 表现产生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旨在对现有的 ESG 相关研究提供补充与深化。第三,分析并验证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机制。本文将分别从 ESG 关注度、绿色创新水平和公司治理水平等角度探索政府审计发挥作用的机制,为进一步探究政府审计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提供新的证据。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审计实施主体所开展的审计监督活动<sup>[17]</sup>,其“免疫系统”功能成为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和政府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政府审计制度的规划与建设问题。《“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部署到哪里、国家利益延伸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作为管理大量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和承担国家宏观调控任务的国有企业也自然成为政府审计重点关注的对象。政府审计已经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方式。

审计署从 2007 年开始向社会公众公开上一年度针对特定企业集团的审计结果及相关解读,从审计公告的内容可以看出,主要的审计问题涵盖了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等九个方面的内容。而在具体内容上,审计公告对被审计企业的绿色经营事件、职工权益保护、安全生产、关联交易、董监比例和资产质量等均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比如:2013 年 10 号公告指出,中国出版集团未按时落实职工权益保障的缴费工作;2015 年第 10 号公告指出,中国国电集团所属单位的废水排放不符合环保要求;2015 年 18 号公告指出,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下属企业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多起;2016 年 25 号公告指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下属公司未满足独立董事规定比例和监事会规定人数;等等。而这些公告的问题也正是企业 ESG 实践所关注的方面,也就是说审计署开展的审计工作虽然形式上并没有直接体现被审计企业 ESG 表现的情状,但在作品内容上却体现了对被审计企业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关注。另外,审计署对特定企业的审计工作并不是只针对集团本级,还将审计活动的威慑力沿着控制权链条传递到了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及其他相关联机构<sup>[18]</sup>。因此,政府审计活动会对被审计企

业的 ESG 表现产生影响。具体来讲：

### （一）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

政府审计的角色定位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揭示、抵御和预防功能的“免疫系统”。政府审计的价值功能将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审计能够发挥揭示功能，指出国有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政府审计工作并非单纯地检查会计账目和财务收支合法性，而是更多地关注强化权力运作规范，着眼于体制机制层面的问题<sup>[19]</sup>。这使得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更具有深度影响。同时政府审计的独立性使其可以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增强了政府审计揭示问题的客观性和公正力<sup>[20]</sup>，从而可以更为充分地揭示出企业 ESG 实践的关键问题。政府审计的权威性也使得被审计企业能够保持对已揭示问题的重视程度<sup>[21]</sup>，增强对于 ESG 相关问题整改的注意力配置，促进国有企业 ESG 管理的制度完善，从而提升国有企业 ESG 表现。从具体事件来看，审计署 2014 年第 19 号公告、2017 年第 24 号公告和 2018 年第 30 号公告就指出部分企业在采购管理制度、集体决策制度、数据信息安全保护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揭示将为其在供应商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安全等 ESG 活动方面的发展产生良好助力。其次，政府审计能够发挥抵御功能，对国有企业在 ESG 相关领域的问题提出审计建议，督促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政府审计可以通过分析已揭露问题来找出这些问题背后深层次的矛盾原因，并对这些问题缺陷提出进一步的整改意见，使企业可以对暴露的 ESG 实践缺陷有的放矢地改进提升。同时，审计署还会通过二次审计的方式来追踪未按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情况，比如审计署曾在 2016 年对鞍钢集团的审计中审计了 2011 年审计指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并做了情况说明。政府审计的“回头看”将促进企业 ESG 问题的实际解决，保证企业 ESG 表现提升的行动力，提升企业 ESG 实际表现。最后，政府审计能够发挥预防功能，对潜在的 ESG 违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降低不良行为对企业 ESG 表现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企业被公告的问题越多越严重，其自身声誉受损就越厉害，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也就越负面。相关研究表明，声誉受损的企业会被要求更高的资金使用成本<sup>[22]</sup>，更严重的还会造成主要业务停滞、资金链断裂甚至企业破产。另一方面，审计机关可以依法对相关违规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力，或将审计线索移交其他监管部门，保持对企业潜在违规违法行为的威慑力。政府审计的预防功能可以促进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保持自我约束<sup>[21]</sup>，减少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出现不良事件的概率，规避环境、治理等方面的风险，进而对企业 ESG 表现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政府审计能够有效地揭示国有企业在 ESG 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审计意见并督促整改，改善企业 ESG 的制度环境，预防 ESG 方面违规事件发生，从而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1：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的 ESG 表现。

### （二）政府审计影响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内在机理

除前文所述直接作用外，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还可能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1. 政府审计可以提高国有企业 ESG 的关注度。政府审计对于被审计企业特定问题的揭露可以向其传达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提升诉求，直接影响被审计企业对 ESG 实践的关注度，进而提升其 ESG 表现。具体来讲，倘若国有企业被审计机关揭示了环境保护或是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问题，其自身就会受到外部市场的质疑，进而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表现。此时，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经济损失，管理层会增强对 ESG 相关议题的关注度，为绿色创新、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业 ESG 表现。另外，政府审计的问题揭示同样会引起国有企业主管部门的督促，管理层出于自身前途的考虑也会对 ESG 相关议题增加关注度，将注意力投入绿色创新、社会责任或是治理水平提升等方面实践上，进而提升其 ESG 表现。同时，政府审计并不是短期性暂时性的事务，而是对国有企业存在常态化的监督。政府审计促使国有企业关注 ESG 实践将会存在一个较

为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将更容易使其关注 ESG 实践的长期规划,也使企业的 ESG 实践活动更容易落在实处,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绿色化转型的开展,使其拥有更好的 ESG 表现。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2: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 ESG 关注度,促使国有企业优化 ESG 表现。

2. 政府审计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不仅反映了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而且显示了企业转型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成果。现有研究认为,政府审计在有效地缓解企业高管的道德风险以激励其进行积极创新的同时<sup>[23]</sup>,还可以保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sup>[24]</sup>,放大创新补偿效应,降低企业环境规制遵循成本,进而实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政府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其对于绿色创新投入具有监督作用。从审计署的公告内容来看,政府审计多次向有关企业提出其科技投入与研发投入比重存在过低问题。而相关企业的整改措施将会相应地增加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财务资源供给,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将为企业改进绿色生产工艺、促进绿色发展转型提供发展动力,提高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sup>[25]</sup>,提升企业的 ESG 表现。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3:政府审计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

3. 政府审计可以促进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水平表明了企业内部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是保证公司合规经营、资产安全,促进企业实施发展战略的必备条件。已有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在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抑制过度投资、削减超额在职消费、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这些问题与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效率息息相关,政府审计将有助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sup>[15]</sup>。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将为企业 ESG 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规则导向,加强企业对 ESG 发展的自我监督,引导企业管理者积极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sup>[26]</sup>,进而提升企业 ESG 表现。较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还可以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有效缓和各方利益矛盾,提高企业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H4: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来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

### 三、实证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 2010—2021 年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排除了金融保险类企业样本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共取得 10978 个样本。本文需要对样本年份和审计公告年份进行说明,比如审计署 2018 年公告反映的是其在 2017 年对中央企业 2016 年生产经营状况的审计结果,政府审计实际介入的时间应为审计公告的前一年,因此本文采用的 2010 年是指审计活动开始的年份,而审计公告的收集年份则是从 2011 年开始的。结合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和 Wind 数据库,并参照国资委信息公示内容,我们将审计公告中的被审计中央企业与其具有控制权的公司进行匹配,以此来划定政府审计的影响范围。其余相关数据取自于 CSMAR 数据库。本文中的连续变量均进行了 1% 水平上的缩尾处理用以控制离群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ESG 表现(ESG)。本文参考陶云清等人的研究<sup>[7]</sup>,采用华证 ESG 评级指数作为 ESG 表现的衡量标准,本文将华证评级中的 C 至 AAA 的 9 档评级依次赋值 1—9。

2. 解释变量:政府审计(Audit)。参照以往研究<sup>[14]</sup>,本文将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公司审计介入当年及以后年度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参照以往研究<sup>[15]</sup>,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经营性现金流(Cflow)、账面市值比(AM)、公司年龄(Age)、托宾 Q

值(*TobinQ*)、现金持有水平(*Cash*)、审计质量(*Big4*)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行业和年度效应。各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1。

### (三)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1)来考察政府审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ESG_{i,t} = \alpha_0 + \alpha_1 Audit_{i,t} + \alpha_2 Control_{i,t} + \alpha_3 Year + \alpha_4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i*表示样本内第*i*个观测值,*t*表示观测值的期数,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 $\alpha_0$ 为常数项, $\alpha_1$ 为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系数,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模型中 $\alpha_1$ 的系数预计为正,表明政府审计可以明显提升国有企业的ESG表现。

表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衡量方法
被解释变量	ESG	ESG 表现	对华证 ESG 信息披露的 9 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赋值 1—9
解释变量	Audit	政府审计	中央企业及其下属上市公司审计介入当年及以后年度赋值为 1,否则为 0
	Size	企业规模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ROA	总资产净利润	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年主营业务收入 - 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
	Cflow	自由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AM	账面市值比	资产总额/市值
	Age	公司年龄	当年度上市年限数加 1 的自然对数
	TobinQ	托宾 Q 值	企业当年市值/(总资产 - 无形资产净值 - 商誉净值)
	Cash	现金持有水平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额/资产总额
	Big4	审计质量	审计机构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记为 1,否则为 0
	Industry	行业	行业虚拟变量
	Year	年份	年份虚拟变量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样本企业ESG的最大值为9,最小值为4,显示不同国有上市公司之间的ESG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平均值为6.90,说明大部分的国有企业能保持较好的ESG表现。政府审计(Audit)的均值为0.12,这表明审计署开展的政府审计活动只能有效覆盖少数的国有上市公司。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基本是在合理范围内略有变动。

### (二) 主要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表3中列(1)是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中解释变量Audit的系数为0.211,该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列(2)是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且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2)解释变量Audit的回归系数为0.112,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从该结果可以看到,审计署开展的针对中央企业的审计活动有助于提升被审计企业的ESG表现,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1。

### (三) 稳健性检验

1. 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本文前述将华证ESG按照等级将其赋值为1—9,本文将赋值方式进行更改,将A类等级(AAA、AA、A)赋值为3,B等级和C等级依次赋值为2和1,并重新按照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示在了表4的列(1)。结果显示,政府审计对企业ESG表现仍然具有促进作用。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SG	10978	6.90	7	1.13	4	9
Audit	10978	0.12	0	0.32	0	1
Size	10978	22.84	22.68	1.42	20.16	26.94
LEV	10978	0.50	0.51	0.20	0.08	0.91
ROA	10978	0.03	0.03	0.05	-0.16	0.18
Growth	10978	0.46	0.13	1.32	-0.69	9.73
Cflow	10978	0.05	0.05	0.07	-0.15	0.23
AM	10978	0.70	0.71	0.26	0.14	1.22
Age	10978	2.53	2.71	0.68	0	3.33
TobinQ	10978	1.79	1.41	1.11	0.82	7.14
Cash	10978	0.16	0.14	0.11	0.01	0.56
Big4	10978	0.10	0	0.30	0	1

2. 增加控制变量。为了消除可能遗漏控制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尝试加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到回归模型。考虑到国有企业 ESG 表现可能会与公司治理因素有关,本文增加了下列常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变量:(1)董事会规模(*Board*),对企业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2)独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当年度独立董事数量占董事会总数的比例;(3)二职合一(*Dual*),若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兼任记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见表4列(2)。回归结果与前述结果并无显著差别。

3. 更换回归模型。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Ordered Probit, Oprobit)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列(3)。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审计与企业 ESG 表现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保持一致。

4.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由于中央企业数量众多、业务复杂,审计署难以使审计活动全面覆盖,只能按照随机选择特定目标,因此,政府审计不会按照中央企业的 ESG 表现来进行审计对象的确定,也就是说政府审计与企业 ESG 表现之间应当不存在因样本选择偏差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但为了更进一步地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检验。首先,本文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样本匹配并进行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特征变量具有良好的均衡性。基于近邻匹配后的数据重新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列示在了表4的列(4)。结果显示,政府审计(*Audit*)系数依然在 5%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避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政府审计与企业 ESG 表现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进一步说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5. 安慰剂检验。为了检验政府审计对企业 ESG 表现的作用是否稳定,本文进一步使用安慰剂检验来验证研究结果。安慰剂检验是通过构建虚假情境来判断统计模型是否存在偏差。若在虚假情境中观察到了显著效应,则说明原有模型是存在明显偏差的,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并非当前研究对象所致,而是其他机制或因素作用的结果;反之,若在虚假情境中未表现出显著性,则意味着在原有研究中观测的因果效应更具有可靠性。我们通过假设中央企业接受政府审计时间点前移来进行安慰剂检验,将原有的中央企业接受政府审计的年份设置在实际接受审计年份的前两年,然后进行重新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列(5)。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审计虽然仍和企业 ESG 表现呈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并不是时间趋势的结果,而是受到了政府审计的影响。

## 五、进一步分析

### (一) 影响机制分析

前文证明了政府审计可以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本部分将继续就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前文提到,政府审计可以提高国有企业对 ESG 的关注度,促使企业树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将 ESG 理念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政府审计还可以激励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最终提升国有企业 ESG 表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高 ESG 关注度,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和治理水平来提高国有企业 ESG 表现。为了验证这一想法,参照江艇的研究<sup>[27]</sup>,本文构造了下列模型:

$$Att_{it} (GI_{it}, Gov_{it}) = \beta_0 + \beta_1 Audit_{it} + \beta_2 Control_{it} + \beta_3 \sum Year + \beta_4 \sum 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2)$$

表 3 主要回归结果

	(1) ESG	(2) ESG
<i>Audit</i>	0. 211 *** (6. 465)	0. 112 *** (3. 668)
<i>Size</i>		0. 376 *** (34. 966)
<i>LEV</i>		-0. 812 ** (-11. 970)
<i>ROA</i>		0. 966 *** (3. 577)
<i>Growth</i>		-0. 017 ** (-2. 221)
<i>Cflow</i>		-0. 263 (-1. 639)
<i>AM</i>		-0. 355 *** (-4. 239)
<i>Age</i>		0. 057 *** (3. 729)
<i>TobinQ</i>		-0. 014 (-0. 889)
<i>Cash</i>		-0. 003 (-0. 032)
<i>Big4</i>		0. 115 *** (3. 518)
<i>_cons</i>	5. 375 *** (59. 872)	-2. 144 *** (-9. 361)
<i>Industry</i>	Yes	Yes
<i>Year</i>	Yes	Yes
N	10978	10978
Adj R <sup>2</sup>	0. 106	0. 25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后 t 值;下同。

其中,ESG 关注度(*Att*)参考周阔等的研究<sup>[28]</sup>,利用相关关键词在企业年报中的词频数加 1 后的自然对数对企业 ESG 关注度进行衡量。绿色创新水平(*GI*)以企业绿色创新专利申请量加 1 后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公司治理水平(*Gov*)是参照周茜等、林树等的研究<sup>[29-30]</sup>,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所选指标进行分析,选取第一大成分作为其衡量方式。具体指标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产权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二职合一以及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前三名薪酬。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5<sup>①</sup>。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审计与企业 ESG 关注度的系数为 0.117,系数显著为正,即政府审计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 ESG 关注度。政府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系数为 0.128,系数显著为正,即政府审计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政府审计与公司治理水平的系数为 0.055,该系数显著为正,即政府审计也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政府审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 ESG 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和治理水平提高来提升企业 ESG 表现。假设 H2、H3 和 H4 得到了验证。

## (二) 异质性分析

### 1. 行业异质性分析

参考李甜甜和李金甜的研究<sup>[31]</sup>,依照生态环境部于 2010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本文将火电、采矿、石化等 16 个行业列为重污染行业,除此之外均设定为非重污染行业,并进行分组回归。表 6 的列(1)、列(2)列示了分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Audit* 的系数分别为 0.005 和 0.310,两组系数虽均为正数,但非重污染行业组的 *Audit* 系数并不具备显著性。这说明政府审计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 ESG 表现能够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在近些年“双碳”战略目标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往往会更为倾向于在节能减排重点对象中开展工作,而重污染行业高耗能、高排放的特点,也使其受到了更多环境保护上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ESG 表现的提升需求也更大,政府审计所带来的审计建议也更加能够成为其开展环境保护等 ESG 实践的重要助力。而相比之下,非重污染行业因为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较小,政府审计对其环境治理效应也相对较弱,政府审计对非污染行业企业的 ESG 表现提升作用有限。

表 4 稳健性检验

	(1) <i>ESG</i>	(2) <i>ESG</i>	(3) <i>ESG</i>	(4) <i>ESG</i>	(5) <i>ESG</i>
<i>Audit</i>	0.029 ** (2.127)	0.111 *** (3.622)	0.118 *** (3.589)	0.103 ** (2.472)	0.041 (1.492)
<i>Size</i>	0.134 *** (28.236)	0.370 *** (33.181)	0.406 *** (32.528)	0.386 *** (18.924)	0.377 *** (35.062)
<i>LEV</i>	-0.308 *** (-10.241)	-0.809 *** (-11.931)	-0.854 *** (-11.878)	-0.402 *** (-3.032)	-0.818 *** (-12.034)
<i>ROA</i>	0.397 *** (3.403)	0.990 *** (3.655)	1.058 *** (3.738)	0.985 ** (1.969)	0.943 *** (3.480)
<i>Growth</i>	-0.001 (-0.436)	-0.017 ** (-2.221)	-0.020 ** (-2.389)	-0.037 *** (-2.835)	-0.016 ** (-2.076)
<i>Cflow</i>	-0.026 (-0.370)	-0.265 * (-1.655)	-0.288 * (-1.690)	-0.318 (-0.914)	-0.255 (-1.590)
<i>AM</i>	-0.153 *** (-4.177)	-0.351 *** (-4.189)	-0.368 *** (-4.138)	-0.511 *** (-3.083)	-0.365 *** (-4.350)
<i>Age</i>	0.015 ** (2.134)	0.057 *** (3.726)	0.050 *** (3.115)	0.097 *** (3.203)	0.057 *** (3.749)
<i>TobinQ</i>	-0.014 * (-1.929)	-0.014 (-0.919)	-0.012 (-0.740)	-0.039 (-1.229)	-0.014 (-0.883)
<i>Cash</i>	0.096 ** (2.253)	-0.007 (-0.070)	-0.033 (-0.326)	0.306 * (1.659)	-0.002 (-0.025)
<i>Big4</i>	-0.308 *** (-10.241)	0.118 *** (3.598)	0.126 *** (3.430)	-0.042 (-0.686)	0.120 *** (3.669)
<i>Board</i>	0.038 *** (2.669)	0.087 (1.524)			
<i>Independent</i>	0.029 ** (2.127)	0.224 (1.145)			
<i>Dual</i>	0.134 *** (28.236)	-0.080 ** (-2.431)			
<i>_cons</i>	-0.812 *** (-8.145)	-2.297 *** (-9.087)		-2.988 *** (-6.761)	-2.180 *** (-9.510)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N	10977	10977	10977	2388	10978
Adj R <sup>2</sup> /Pseudo R <sup>2</sup>	0.236	0.252	0.104	0.271	0.250

<sup>①</sup>样本量差异是由各指标计算时产生的样本数据缺失造成的。

## 2. 内部控制异质性分析

政府审计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之一,其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可能还会受到企业其他治理因素的影响。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管控企业违规行为的重要制度安排。因此,本文选取内部控制水平作为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代表内容,检验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下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不同作用。具体地,本文使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反映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并参照已有研究<sup>[32]</sup>,按照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内部控制较差和较好两组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示在了表 6 的列(3)和列(4)。结果显示,Audit 的系数在两组均为正数,但内部控制水平较差组的回归系数具有更高的显著性。也就是说,政府审计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原因可能是,当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较差时,政府审计作为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了替代效应,对企业 ESG 表现的提升作用也更为明显。

## 3. 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

借鉴刘诗源等的研究<sup>[33]</sup>,本文利用企业年度的现金流量特征将样本企业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

期,并进行生命周期的分组回归。表 6 的列(5)到列(7)分别列示了不同生命周期下的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Audit 系数除在成熟期组内保持较好的显著性外,其余组别均不显著,这证明政府审计对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更为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成熟期的企业拥有了较为成熟的经营模式和完善的组织结构,更容易保持稳定的业务发展和现金流获取。同时,成熟期的企业本身大规模固定资产已在前期基本完成,各类费用成本支出增长趋缓。收支结构得到了持续优化。此时,成熟期企业更容易落实政府审计要求,承担更多的 ESG 发展责任。而对于成长期企业来说,由于面临资本性支出较大和盈利能力发展较弱,生存压力可能会抑制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 ESG 表现的促进作用。而衰退期的企业往往会出现组织管理僵化、市场竞争能力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衰退期企业因受限于自身资源条件而使得政府审计对企业 ESG 表现作用并不显著。

表 6 异质性检验

	(1) 非重污染 行业	(2) 重污染 行业	(3) 内部控制 水平较差	(4) 内部控制 水平较好	(5) 成长期	(6) 成熟期	(7) 衰退期
Audit	0.051 (1.404)	0.310 *** (5.596)	0.244 *** (3.862)	0.045 (1.298)	0.064 (1.238)	0.128 *** (2.831)	0.118 (1.614)
_cons	-2.342 *** (-9.190)	-1.545 *** (-2.703)	-2.296 *** (-4.038)	-1.597 *** (-6.391)	-2.431 *** (-6.672)	-1.625 *** (-4.489)	-3.079 *** (-5.635)
Controls	Yes						
Industry	Yes						
Year	Yes						
N	8213	2764	2862	8113	4347	4381	2179
Adj R <sup>2</sup>	0.288	0.164	0.177	0.276	0.241	0.255	0.274

## 六、结论性评述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也是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履行的重要准绳。本文基于审计署审计公告的经验证据,利用2010—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对提升国有企业ESG表现具有正面效应。政府审计可以有效地提升企业ESG关注度、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重污染行业、内部控制水平较差和成熟期企业,政府审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明显。

根据前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建议:一是充分发挥政府审计在提升国有上市公司ESG表现中的作用,各级审计机关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审计工作,在政府审计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被审计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活动,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及时公开审计结果。二是政府审计在强化其监督功能的同时,考虑实施审计活动与企业特征相结合。按照被审计企业的行业特性、内部治理水平与发展周期等确定审计重点,充分做好审计前期的工作内容论证和企业制度环境的调查工作,增强政府审计的治理效能。三是国有企业应积极对待政府审计结果,充分利用政府审计作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量,企业也应针对自身行业特点、治理水平和发展周期制定合理的ESG实践方案,促进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研究了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研究ESG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审计署对中央企业开展的审计活动,并没有覆盖各级地方政府开展的审计活动,因此研究样本和结论的扩展还有改进的空间。其次,在研究影响机制过程中,本文主要基于逻辑分析和现有研究成果确定机制变量,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可能遗漏了其他可能的影响机制。最后,由于ESG实践尚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ESG的要义范围和制度安排还存在不确定性,对于政府审计和国有企业ESG表现的研究需要进行动态的补充和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未来研究需要扩大政府审计的研究范围,采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去探究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理,不断追踪理论实践前沿。

## 参考文献:

- [1]Zerbib D O. The effect of pro-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 on bond prices: Evidence from green bond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8, 98:39–60. DOI:org/10.1016/j.jbankfin.2018.10.012.
- [2]Amal A, Sylvain M. Do ESG controversies matter for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dat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8, 151(4):1024–1047.
- [3]董小红,孙政汉.化险为夷还是弄巧成拙:ESG表现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吗? [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7):57–67.
- [4]柳学信,李胡扬,孔晓旭.党组织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J].财经论丛,2022(1):100–112.
- [5]雷雷,张大永,姬强.共同机构持股与企业ESG表现[J].经济研究,2023(4):133–151.
- [6]Ranjan D. Financial performance shortfall, ESG controversies, and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firms around the world[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2, 46(5):102487. DOI:org/10.1016/j.frl.2021.102487.
- [7]陶云清,侯婉丽,刘兆达,等.公众环境关注如何提升企业ESG表现?——基于外部压力与内部关注的双重视角[J/OL]. [2023-08-07].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28.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117.G3.20230705.1834.002.html>.
- [8]王禹,王浩宇,薛爽.税制绿色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J].财经研究,2022(9):47–62.
- [9]姜爱华,张鑫娜,费莹洁.政府采购与企业ESG表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3(7):15–28.
- [10]石凡,王克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与上市公司ESG表现[J].财经问题研究,2023(6):116–129.
- [11]张龙平,刘翠.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金融化治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3):3–16.
- [12]李佳,罗正英,权小峰.政府审计、公款消费与费用操纵[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5):24–34.
- [13]叶邦银,徐怀宁,李辛熠.政府环境审计、注意力配置与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3(3):1–10.

- [14]潘孝珍,傅超.政府审计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好吗?——来自审计署央企审计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12-21.
- [15]褚剑,方军雄.政府审计能提升中央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吗? [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8(5):18-39.
- [16]马东山,韩亮亮,张胜强.政府审计央企治理效应研究:基于企业价值的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9(9):61-70.
- [17]刘家义.论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J].中国社会科学,2012(6):60-72.
- [18]周微,刘宝华,唐嘉尉.非效率投资、政府审计与腐败曝光——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7(5):46-53.
- [19]陈骏.更好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完善国家安全部体系[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1):20-21.
- [20]赵劲松.关于我国政府审计质量特征的一个分析框架[J].审计研究,2005(4):65-68.
- [21]池国华,郭芮佳,王会金.政府审计能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吗——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9(1):31-41.
- [22]Ogneva M, Subramanyam R K, Raghunandan K.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 and cost of equity: Evidence from SOX Section 404 disclosure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7, 82(5):1255-1297.
- [23]刘西国,赵莹,李丽华.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5):20-28.
- [24]于连超,刘东辉,毕茜等.政府环境审计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国家审计署层面的经验证据[J].科学决策,2022(9):20-35.
- [25]李瑞雪,彭灿,吕潮林.双元创新协同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J].科研管理,2022(4):139-148.
- [26]Ferrell A, Liang H, Renneboog L . Socially responsible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6, 122(3):585-606.
- [27]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28]周阔,王瑞新,陶云清,等.企业绿色化转型与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科学,2022,35(6):56-69.
- [29]周茜,许晓芳,陆正飞.去杠杆,究竟谁更积极与稳妥? [J].管理世界,2020(8):127-148.
- [30]林树,葛逸云.经济政策关联度、公司治理与投资效率[J].现代经济探讨,2023(3):63-76.
- [31]李甜甜,李金甜.绿色治理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基于 ESG 履责和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解释[J].会计研究,2023(6):78-98.
- [32]刘建秋,徐雨露.ESG 表现与企业韧性[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1):54-64.
- [33]刘诗源,林志帆,冷志鹏.税收激励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了吗?——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检验[J].经济研究,2020(6):105-121.

[责任编辑:黄燕]

## Government Audit and ESG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HEN Fengxia, JIANG 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6, China)

**Abstract:** Taking A-shar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audit on the ESG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udit activities of central enterprises of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aud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G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and this conclusion does not change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that government audits can enhance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by increasing the company's focus on ESG issues, driving green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audit on ESG performance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in polluting industries, enterprises with poor internal control level and enterprises in mature stage.

**Key Words:** government audit; state-owned enterprise; ESG performance; green innov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ernal control; corporate life cycle